

續名醫類案

三



續名醫類案卷七

錢塘魏之琇編集

泄瀉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崔萬安分務廣陵。苦脾瀉。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痰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服下二十丸。此藥大熱。痰平卽止。如其言愈。稽神錄

宋高宗嘗以瀉疾召王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脈。上急召大官賜瓜。繼先卽食之。旣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起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

耳。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慚。孝宗欲戮之。市朝憲聖以爲恐。自此醫者不肯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黔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旣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後放還居天街。獨揭於門曰。四朝御醫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

王慙甚。同上



寶材治一人患暴注因憂思傷脾也服金液丹霹靂湯不效蓋傷之深耳命灸二百壯小便始長服草神丹而愈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脈緊數乃胃中積熱也寶詢其丈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言令服黃芩知母湯而愈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清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效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

爲末醋糊爲丸如梧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丸終四劑遂愈

醫學綱目

張子和曰昔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止楊初至對病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纏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而病者聽之忘其聞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愛之事好棋者與之棋好樂者與之笙笛勿輟

脾主信又主思慮投其所好以移之則病自愈

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卽注泄張診之兩手脈沉而軟令灸分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爲脾受大寒故泄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病之不息口張至而笑曰春傷於風夏必殄泄殄泄者米穀不化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熱氣在下久風入中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尅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脈皆浮數。爲病在表。也可汗之。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盆。暗置牀下。不令病人見火。恐增其熱。招之入室。使服瀉劑。以麻黃投之。既乃閉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許。開戶滅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喻嘉言治周信川用火之法殆祖於此見痢門

麻知幾妻。當七月間。臟腑滑泄。以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

熱往來。噎乾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泄瀉。麻欲瀉其火。則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

溫劑。則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請張未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

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二升。青黛薄荷用得妙所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夜半徧身冷汗出

如洗。先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頭頓輕。肌涼痛滅。嘔定利止。及張至。麻告之已解。張曰。益元固宜。此

是少陽證也。能使人寒熱偏劇。他經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既熱而又利。何不以黃連解毒湯服之。乃令

診服。張曰。娘子病來。心常欲痛哭爲快否。婦曰。欲如此。予亦不知所謂。張曰。少陽相火。凌燄肺金。受

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故但欲痛哭而爲快也。子和之學如此是真能洞見麻曰。脈初洪數有力。服益

元散後已平。又聞張之言。便以當歸白芍和解毒湯。味數服之大瘥。

一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官桂烏梅等燥藥。燔針燒臍。烝脫無有缺者。一日發昏不省。張診

兩手脈沉而有力。脈訣云。下利微小者生。脈浮大者無瘥。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積。及燥糞盈斗。次日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而起。

劉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力乏。行步傾欹。面色黧黑。凡治利之藥。遍用無效。張乃出示內經洞泄之說。以曉之。先以舟車丸。無憂散。下十餘行。殊不困。已頗善食。後以檳榔丸。磨化其滯。待數日。病已大減。又下五行。後數日。更以苦劑越之。病漸愈。而足上患一癰。此裏邪去而之外。病痊之候。凡病皆如是也。予治余氏媼。膈證將愈。亦指上生癰。

劉倉使大便少而頻。日七八十次。常於兩股間懸半枚瓠蘆。如此十餘年。張見而笑曰。病既頻。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天下之。此通因通用也。此一服藥之力耳。乃與藥大下之。三十餘行。頓止。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病泄瀉。日五六十行。喜飲。而家人輩爭之。張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先令以菉豆雞卵十餘枚同煮。卵熟取出。令豆軟。下陳糯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雞卵以下之一二頓。病減大半。蓋糯米雞卵皆能斷利。然後製抑火流濕之藥。與調理而愈。

一男子病泄十餘年。豆蔻阿膠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中脘臍下三里歲歲灸之。皮肉縐槁。神昏足腫。泄如泔水。日夜無度。張診其兩手脈沉微。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曰。羊肝止泄尤宜。食病人悅。食一小盞許。以漿粥送之。幾半升。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次日泄減七分。如此月餘而安。夫胃

爲水穀之海。不可虛怯。虛怯則百邪皆入矣。或思慮疏。雖與病相反。亦令少食。圖引漿粥。此權變之道也。若專以淡粥責之。則病人不悅而食減。久則病增損命。世俗誤甚矣。子和之持論如此。豈放手致瀉而不顧元氣者哉。第其用補。專重飲食調攝。而不恃藥餌。故萬全無弊。而亦無可舉之功。其書具在。惟好學深思之士。能通其意耳。

孫文垣治張懷赤。每早晨腸鳴瀉一二次。晚間瀉一次。年四十二。且未有子。診之尺寸短弱。右關滑大。曰此蓋中焦有濕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證。以大君子湯加破故紙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煮服。瀉遂減半。前方加杜仲爲丸服之。愈。次年生子。

何洗心每飲食稍冷。饘粥或稀。必作脹瀉。理脾之劑。歷試不瘳。孫診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關滑尺沉微。此下元虛寒所致。法當溫補。以補骨脂杜仲菟絲各二錢。山萸肉人參山藥各一錢。茯苓澤瀉各八分。肉果三分。數劑愈。

吳鶴洲母年八十六。素有痰火。大便日三四行。一夜兩起。腸鳴臍腹膨脹。脈三四至一止。或七八至一止。醫以苦寒入平胃散投之。尅伐太過。因致腹疼。且謂年高而脈歇。至是爲凶兆。辭不治。孫診之。曰脈緩而止。曰結。數而止。曰促。此乃結脈。非凶脈也。由寒濕之痰。凝滯所致。法當溫補下元。俾火得以生土。所謂虛則補其母是也。吳問壽算如何。曰兩尺迢迢有神。壽徵也。以補骨脂白朮各三錢爲君。杜仲二錢



爲臣。茯苓澤瀉陳皮甘草各一錢爲佐。肉豆蔻益智仁各五分爲使。四帖大便秘。惟腸鳴未止。減肉果加炮薑五分而安。壽至九十有八。

薛立齋治侍御沈東江之內。停食腹痛作瀉。以六君加木香炮薑而愈。後復作。傳爲胃瀉。用四神丸而安。侍御徐南湖子室。瀉屬腎經。不信。薛言專主滲泄。後遂致不起。

一婦人年踰五十。不食夜飯。五更作瀉。二十年矣。後患痢。午前用香連丸。午後用二神丸。各二服而痢止。又以二神丸數服。而食夜飯。不月而形體如故。

吳江史元年母。素有血疾。殆將二紀。平居泄瀉。飲食少思。面黃中滿。夏日尤甚。治血之藥。無慮數百劑。未嘗少減。薛以爲脾腎虛損。用補中益氣湯送二神丸。復用十全大補湯煎送前丸。食進便實。病勢頓退。若泥中滿忌參朮。痰痞忌熟地。便泄忌當歸。皆致誤事。

府傅趙宜人患泄瀉。諸藥無效。診之曰。此肝腎虛也。服木香散而愈。經曰。洩痢前後不止。腎虛也。又曰。諸厥洞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故下焦不能禁固而泄。痢腎爲胃關。門戶不要。故倉廩不藏也。

薛立齋治沈太尹病瀉。五更輒利。此腎瀉也。用五味子散數服而愈。因起居不慎。瀉復作。年餘不瘥。此命門火虛。不能生土。法當補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瀉卽止。食漸進。東垣云。脾胃之氣盛。則能



食而肥。虛則不能食而瘦。全賴命門火爲生化之源。滋養之根也。故用八味丸屢效。只用六味亦可。

龔子才治一人。食下腹卽響。響卽瀉。至不敢食。諸藥不效。以生紅柿去核。紙包水濕。炭火燒熟食之。不三四個卽止。

許州黃太守。患泄瀉二三年不愈。每飲燒酒三鍾則止。二三日以爲常。畏藥不治。龔診之。六脈弦數。先服藥以解酒毒。後服理氣健脾丸而愈。宣黃連一兩。生薑四兩。以慢火炒令薑乾去薑。取宣黃連搗末。每服二錢。空心膈茶湯下。甚者不過二服。專治久患脾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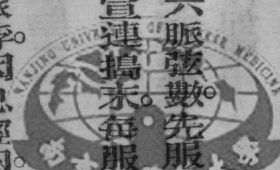
陳三農治一士。喜食瓜果。縱飲無度。忽患大瀉。先用分利不應。再用燥濕。反加沉困。診其脈浮。因思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非汗不解。以麻黃三錢。參朮各二錢。甘草升麻各一錢。與之。泄瀉頓止。以四君子調治而愈。

一人脾胃素弱。少有傷卽泄瀉。此肝氣乘脾。且久瀉濕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紅棗去核四兩。二物間燉煮至焦色。搗餅烘乾。入松花七錢。白豆蔻五錢。新米糊爲丸。午前服愈。

一人脚膝常麻。飲食多卽泄瀉。此脾虛濕熱下流。用補中益氣湯。加防己黃柏而愈。

一人食物入口。頃從大便出。其脈洪數。此火性急速也。用黃連滑石水通澤瀉人參。徐徐服二帖愈。

楊起云。余壯年患肚腹微微作痛。痛卽瀉。瀉亦不多。日夜數行。而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氣藥俱不效。一僧



授方。用蕎麥麵一味作飯。連食三四次。即愈。簡便方本草綱目李時珍謂氣盛有濕熱者宜之虛寒人食則大脫無氣而落鬚眉也

李時珍治魏刺史子久泄。諸醫不效。垂殆。李用骨碎補為末。入猪腰中煨熟。與食頓愈。蓋腎主大小便。

泄屬腎虛。不可專從脾胃也。本草綱目

一婦年七十餘。病瀉五年。百藥不效。李以感應丸五十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紅茴香。棗肉為丸。與服。遂瘳。每因怒食舉發。服之即止。同上

一婦人年六十餘。病溏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痛。服調脾升提止瀉諸藥。則轉甚。診之脈沉而滑。此乃脾胃久傷。冷積凝滯所致。王太僕所謂大寒凝內。久利溏泄。綿歷多年者。法當以熱藥下之。則寒去利止。遂用蠟匱巴豆丸五十粒與服。二日大便反不行。其瀉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積滯諸病。皆不瀉而病愈者。近百人。蓋妙在配合得宜。藥病相對耳。苟用所不當用。則犯輕用損陰之戒矣。同上

有人患內寒暴洩如注。或令食煨粟二三十枚頓愈。腎主大便。粟能通腎。於此可驗。同上

易思蘭治瑞昌王妃。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五年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三錢。服一月不泄。忽一日胸膈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傾。昏不知人。口氣手足俱冷。渾身冷汗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灌甦。如是者三。病者服久。自覺口中寒逆。醫者以為汗出過多。元氣虛弱。於前湯內加人參三錢。棗仁大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熱。二年計服過人參念五斤。桂附各二

斤粟仁七十斤。至己巳冬。飯食入口。卽時瀉出。腹中卽飢。飢卽食。食卽瀉。日十數次。邪火不殺穀。火性迫速。愈盛而愈迫。

也。身不知寒。目畏燈。

火熱明顯。

初診之。六脈全無。久按來疾去緩。有力如石。聞其聲尙雄壯。此乃大鬱火證。

也以黃連四錢入平胃散與之。蓋此病火勢甚烈。不可偏用苦寒。故以平胃之溫爲脾胃之引。飲下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飲五日。方知藥味甘苦。既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間服。一月。飲食調和。其

病遂愈。

吳孚先治俞用昭。秋間水瀉。腹痛異常。右脈弦數洪實。知腸胃濕熱挾積。用枳殼。山查。黃連。青皮。檳榔。木香。一劑而滯見。病人慮藥尅伐。意欲用補。曰。有是病。服是藥。邪氣方張。非亟攻不退。邪退則正復。致卽是補也。前方再服三劑。愈矣。設不早攻。必致病痰。非一月不痊。

謝武功素患大便溏泄。兼病咳嗽。用涼藥則咳減而瀉增。用熱藥則瀉減而咳劇。用補脾則咳瀉俱盛。診之。右尺軟如爛綿。兩寸實數搏指。酌用附子肉苁。以溫下焦之寒。麥冬川連。以清心肺之火。茯苓甘草。一以降氣。一以和中。上實下虛。上熱下寒。最爲棘手之證。甫四劑而證頓減。不加人參者。緣肺有鬱熱耳。其用藥規矩。森然足爲後學程式。

耳。

喻嘉言治胡太夫人。病偶然肚腹不甯。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狀如噤口。診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曰。此非痢。

病。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利而利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除。遂以四君子湯為主。少加薑蔻暖胃之藥。二劑利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固爭曰。甯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前因藥誤。引動胃氣作楚。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聽之。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爲無功之功也。

陸養愚治許默菴。素有腸風證。常服寒涼之藥。中年後腸風幸愈。致傷脾胃。因成泄瀉之證。初時服胃苓湯一帖便愈。久之不效。近來四肢浮腫而厥。肚腹膨脹而鳴。面色萎黃而帶青。身體苦冷而帶熱。診之左脈沉緩而遲。右脈沉弱而弦。曰。諸緩爲濕。應瀉而浮腫。諸遲爲寒。應厥而苦冷。右弦爲木乘土位。應腹脹而面青。沉者陽氣不升也。弱者陰精不實也。脈色與證相應。用人參白朮黃耆炙甘草爲君。以補其虛。炮薑附子爲臣。以溫其寒。升麻防風爲佐。以升其陽。茯苓澤瀉爲使。以勝其濕。十劑而諸證減。又合八味丸間服而愈。

疑從薛案化出

沈少西女。年二十。自小脾胃受傷。不時作瀉作嘔。近則寒熱。不時手足厥冷。胸膈不舒。脇脹噯氣。左眠則氣不通暢。左脇胃脘時疼。時止。渴而不欲飲。小便短。大便日二三行。腹中雷鳴。彈之如鼓。揉之如水。大約氣上塞則脹而痛。氣下墜則泄而痛。幸飲食不甚減。常服胃苓白朮黃連及消導之藥。或調氣補血。

之品不應。謂此證非參朮不能取效。但今微有表邪。先與小柴胡加桔梗二三帖。寒熱稍和。近時廉師專得此訣

易以調中益氣湯去黃柏。加青皮以伐肝。神麴以助脾。炮薑以溫中。四帖脹痛俱減。大便稍實。但微有寒熱。中宮不實不堅。且聚且散。無積可攻。法當補益臟氣。用人參黃耆白朮茯苓棗仁柴胡遠志炙甘草炮薑龍眼肉大益元氣。以退虛熱。數劑後夜來略脹。更以六君子料。加枳實黃連神麴木香砂仁爲丸。與煎劑間服。月餘而安。

陸祖愚治潘古臣母患脾泄久。多啖水菓。瀉更甚。嘗因經行腹痛。服攻瘀去血之劑。致淋瀝不止。肌肉枯槁。身體發熱。不能轉側。不思飲食。氣短口渴。夜臥不安。服養血健脾藥。內有麥冬生地棗仁等物。而瀉不止。渴益甚。脈之兩寸關虛數。兩尺隱隱若無。此下元不足。中氣虛寒。虛火上炎之證。乃用人參炮薑白朮陳皮山查木香苡仁木通山藥甘草薏仁。服之頗覺相宜。又用肉果人參白朮炮薑棗肉爲丸。日服兩次。一月瀉止。兩月肌肉漸長。月事亦調。

黃履素曰。乙巳之夏。余患中脘痛。既而泄瀉。偶遇姑蘇一名醫。令診之。驚曰。脾胃久傷。不治將滯下。予體素弱。憚服攻剋之圓。因此醫有盛名。一時惑之。遂服枳朮黃連厚朴山查木通等藥數劑。又服枳朮丸一月。以致脾胃大傷。是秋遂瀉泄不止。漸覺飲食難化。痞悶脹飽。深自悔恨。乃服參耆等藥。及八味丸十餘年。始得愈。然中氣不能如故。苦不耐饑。稍饑則中氣大虛。憊不可狀。凡山查消導之物。入口卽虛。

脾胃之不可妄攻如此。方書極言枳朮丸之妙。孰知白朮雖多。不能勝枳實之迅利。予友胡孝轅刺史。亦誤服枳朮丸而大病。可見此丸斷非健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一二服則可耳。

又曰。脾胃喜煖而惡寒。脾虛必宜溫煖之藥。或飲食停滯。偶一二服。患嘔吐不止。服聶邇源五苓丹數丸。遂不復發。予近患脾不和。不時溏泄。服參朮三日不效。服胡與辰金鉛一丸。脾氣頓佳。得兩三月安妥。家菴中一比邱尼。患脾疾甚殆。肛門不收。穢水任出。服金鉛一丸。肛門頓斂。漸調而愈。其神效有如此者。故知脾病之宜於溫煖也。

張路玉治陳總戎泄瀉腹脹作痛。服黃芩白芍之類。脹急愈更甚。其脈洪盛而數。按之則濡。氣口大三倍於人迎。此濕熱傷脾胃之氣也。與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二劑瀉痢止。而飲食不思。與半夏瀉心湯。二劑而安。

柴嶼青治學士于鶴泉。痢後久瀉。醫以人參川連爲末。日服。遂至飲食不思。每欲小便。大便先出。求治。其兩尺微細欲絕。經曰。腎主二便。又曰。腎司啟閉。今腎氣不固。是以大便不能自主。況年逾六旬。不必診脈。已知其概。而脈又如此。更無疑義。遂用補中益氣湯。更加熟附子二錢。煨肉果二錢。送八味二劑。彼頗思飲食。大便止瀉。勃有生機。乃暮時醫某以爲一劑立效。二劑而歿。惜哉。

馬次周令嗣。於甲子場前。身熱脾泄。醫以外感治之。屢藥不效。診其人迎左尺平弱。氣口微緩。此屬肝腎

脾胃不足。用六君子湯加柴胡。數劑身涼。去柴胡再加歸芍。調理而安。是科獲雋。

張三錫治一人。泄瀉口乾舌燥。脈洪數。與六一散一服。知二服已。又一人服不應。用芩連四物散效。

一老嫗久瀉。服補劑不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肉豆蔻少許作丸。服未半斤。永不發。

立齋治橫金陳子復。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或用二陳黃連枳實之類不應。脈之左關弦急。右關弦大。此乃腎水挾肝木之勢。而勝脾土也。不信。後交夏果患痢而亡。

婁全善治翁仲政久泄。每早必泄一二行。泄後便輕快。脈濡而少弱。先與厚朴和中丸五十丸。天下之後

以白朮爲君。枳殼茯苓半夏爲臣。厚朴炙甘草芩連川芎滑石爲佐。吳茱萸十餘粒爲使。生薑煎服。十

餘帖而愈。

作食積
作脾治

羅謙甫曰。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父親七十有三。於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瀉利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瀉。止而復傷。傷而復瀉。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鳴。又易李醫。治以養臟湯。數日泄止。復添嘔吐。又易王醫。用丁香人參藿香橘紅甘草。同爲細末。生薑煎。數服而嘔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便。問何以治之。醫曰。老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況瀉利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或謂馮村牛山人。見證不疑。有果決。遂請治之。診其脈。問其病。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



利數行而死。悔恨不已。敢以爲問。予曰。人以水穀爲本。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精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絕氣危生。牛山人之謂歟。琇按是證。牛山人固無足論。前李王二君。唯知治嘔治瀉。不知下多亡陰。力進香燥。至臟腑枯竭。而上不納下不出。其視牛亦魯衛之政也。蓋當時此等證候。卽羅公生平。亦未解用峻劑養營。矧其他哉。予有治宋復華兄母夫人一案。可參閱。

繆仲淳治梁溪一女。茹素患內熱。每食腸鳴。清晨水泄。教服脾胃雙補丸立愈。人參一斤。蓮肉一斤。兔絲一斤半。五味六兩半。萸肉一斤。山藥一斤。車前十二兩。橘紅六兩。砂仁六兩。巴戟天十二兩。補骨脂一斤。白芍十兩。扁豆十二兩。蜜丸。菟豆大。每五錢。空心食時各一服。如虛而有火。火盛肺熱者。去人參巴戟。添補骨脂。一方有肉豆蔻。無白芍。扁豆。廣筆記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四肢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暑藥。一醫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脈雖弱。而關獨甚。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非特但有是證。必有腹痛吐瀉之證。今四肢厥冷。屬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答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證。今用何藥治之。僕答云。宜用附子理中湯。未服藥間。旋即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卽治此藥。一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投而痊。良方。

陳良甫治趙府博與轎宜人病泄瀉不止。如附子木香訶子肉豆蔻龍骨等藥。及諸丹服之。皆無效。診之云。是肝腎脈虛弱。此肝腎虛也。府博云。其說見在何經。曰。諸方論泄瀉。止是言脾胃病。不過謂風冷濕毒之所侵入。及飲食傷滯。遇腸風則泄利。而不知肝腎氣虛。亦能爲泄利。古書所載甚明。不可不辨。經云。泄瀉前後不止。腎虛也。又諸厥固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分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守司於下。腎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不能禁固而泄利。腎爲胃關。門戶不要。倉廩不藏也。若病泄利。其源或出於此。而專以脾胃藥治之。則謬固千里矣。遂服木香散數服而愈。

舊傳有人年老而顏如童子者。蓋每歲以鼠糞灸臍中神闕穴一壯故也。予嘗患久溇利。一夕灸三七壯。則次日不如廁。連數夕灸。則數日不如廁。足見經言主泄利不止之驗也。又予年踰壯。覺左手足無力。偶灸此而愈。

薛立齋治僉憲高如齋。飲食難化。腹痛泄瀉。用六君子加砂仁木香治之。而痊。後復作。完穀不化。腹痛頭疼。體重困倦。以爲脾虛受濕。用芍藥防風湯而愈。

太僕楊舉元。先爲飲食停滯。小腹重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胡漸愈。後飲食難化。大便患泄瀉。心腹作痛。飲食不甘。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

光祿楊立之元氣素弱飲食難化泄瀉不已。小便短少。灑淅惡寒。體重節痛。以爲脾肺虛。用升陽益胃湯而痊。大凡泄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此肝木鬱於脾土。必用升陽益胃之劑。

一儒者季夏患泄瀉。腹中作痛。飲食無味。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月餘而痊。後彼云。每秋間必患痢。今則無恙何也。曰。此閉藏之月。不違幃幙。妄泄真陽而然。前藥善能補真火。火能生土。脾氣生旺而免患也。

憲副屠九峯。先瀉而口渴。尺脈數而無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劑不應。曰。此腎陰虧損。虛火熾甚。宜急壯水之主。不然必發疽。而不能收斂也。不信。別服降火化痰之劑。果發疽而歿。

繆仲淳治無錫秦公安。患中氣虛。不能食。食亦難化。時作泄。胸膈不寬。一醫誤投枳殼青皮等破氣藥。下利完穀不化。面色黯白。乃用人參四錢。白朮二錢。橘紅一錢。乾薑七分。甘草炙一錢。大棗肉豆蔻四五劑。漸加參至一兩而愈。三年後病寒熱不思食。一醫欲用參。仲淳至曰。此陰虛證也。不宜參。乃用麥冬五味牛膝枸杞白芍茯苓石斛棗仁鱉甲十餘劑愈。廣筆記

從妹患泄後。虛弱腹脹不食。季父延諸醫療之。予偶問疾。見其用二陳湯及枳殼山查等味。予曰。請一看病者。見其向內眠臥。兩手置一處不復動。曰。元氣虛甚矣。法宜理中湯。恐食積未盡。進以人參三錢。橘紅二錢。加薑汁竹瀝數匙。夜半食粥。神思頓活。季父大喜。盡謝諸醫。再以六君子湯加山查砂仁麥冬。